



# 松子落

王祥夫

我小的时候很笨，总是一听到那首《高高的兴安岭》，马上就会想到从老家寄来的松子，当然从老家寄来的不单单是松子，照例还有松蘑或榛子蘑和松花粉。有一回居然还寄来了冻得结结实实的黏豆包，黏豆包很好吃，但必须得冻着，吃的时候再化开，还有那种冻秋梨，黑不溜秋，个儿不大，但就是好吃，放凉水里化一夜，梨的外边便是一个冰壳子。

到了冬天，我的故乡东北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几乎是什么都可以放在院子外边冻着。过年包饺子，包了一帘又一帘，包了一帘又一帘，然后一帘一帘地都冻到外边去，冻结实了再放到口袋里，一口袋，再来一口袋，好家伙，还不行，那就再来一口袋。“一口袋饺子”，饺子以一口袋两口袋论，只有东北人才有这个词语，别处能这么说吗？放在院子里的冻饺子一直可以冻很久，吃的时候取回来下锅煮就是。东北人的口音和

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客人”叫“旦人”，“旦人来了，求饺子去，咱们下饺子吃。”这个“求”的声调是三声。其他地方的人们放爆竹，而东北在极寒冷的天气里是洒冰花，提几桶水，用瓢舀上往天上洒，洒上去是水，落下来即刻便是小冰粒，你根本就不用心把衣服给弄湿了。

有一次和朋友们喝酒，要了炸花生米和炒松子仁，结果松子仁很快就被吃光，而后再要一盘，又很快吃光。可见松子是好吃的。有一种北京小肚，名字就叫“松仁小肚”，肚子里就有松仁，切大薄片以下下酒，可真好。而松子的正经吃法在于只吃松子，一口酒，用手撮一撮松子放嘴里，可真香，这也真够阔气，得炒直径一尺半的大盘子松子恐怕还不够。松子烙发面饼也不错，发面饼很寻常，但只要是两面粘上松子，那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吃拔丝山药，要多加点松子在里边，这个拔丝山药不

赖，真香。

我上山,比如说上北岳的恒山——我其实不怎么爱爬山，但朋友来了总是要陪着去，每去一次，到了山下，心里就会说别上了别上了，但两条腿又忍不住动了起来，我要去看看上边的松树。北岳恒山的松树可以说每一株都是伟丈夫，黄山的老松是扭曲入画，而恒山的松树不管那一套，我就是一直往上长往上长，你扭曲好看，我直溜伟岸更好看。恒山之上，五六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松树也都是直的，又直又粗又壮，“粗直壮”三个字它都占了。可是呢，我想看看它结的松子能吃不能吃，在树下找落下来的松球，松球可真不小，但里边的松子却太小了，有人说这是公树，松树还分公母吗？这个我不知道，得找机会向植物学家们请教一下。

我没事写字,特别喜欢写的两首诗是唐诗，一首是:“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另一

首就是韦应物的那首《秋夜寄邱员外》末了那两句:“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月色下的群山,松子落了,一个,又一个,从枝头落下,轻轻地落在了树下,这夜可真安静。

我是喜欢安静的，但现在去哪里可以寻找到这份安静，也许只有在山上，静到可以听见松子落……



张成林摄

# 好一个“德毅双馨”

侯建忠

我羡慕当兵的人，我敬佩当兵的人，因为他们行事果断敢作敢为，识大体顾大局，无论身在军营还是退役之后都显得与众不同。

家乡山西左云有一支阵容强大的文学创作队伍，其中不乏军人出身的作家、诗人，诸如以诗词见长的耿万华、董晓纲、冀宏伟、王占和、许毅，以散文见长的曹文、刘志尧、白岩青、刘温，在这些军人出身的作家、诗人中，与我接触时间最早最长的是许毅老师。

许毅，1976年参军入伍，在部队先后受嘉奖10次，立三等功一次，1985年转业到左云县环保局。因为喜欢文学，相同的爱好使我和许毅有了较多的接触。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民文学热余热未退。作为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许毅不仅为当时的《山西环境报》投寄新闻、文学类稿件，还积极争取，为我和县里其他几位重点作者订阅了《山西环

境报》，并随时把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书籍送给我们，鼓励大家踊跃投稿。记得有一年，在许毅的鼓励下，我在《山西环境报》副刊上连续刊发了十几篇环保方面的寓言作品。工作中，许毅兢兢业业，在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干就是20年，赢得单位上下一致的尊敬。有些同事戏称他为“宿根主任”，他总是一笑了之。党员情怀，军人本色，服从安排、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在许毅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猪儿洼村是左云的文化名村，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文艺宣传队极大地活跃了全村以及周边村群众的文化生活。浓厚的乡村文化氛围，也让许毅对乡村文艺演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退休后，许毅不愿虚度时光，总想干些有意义的事情。他和同村的谭天峰等人商议，想把家乡中断多年的文艺宣传活动恢复起来，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排演

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心动不如行动，是许毅一贯的作风。他先是把自己的想法和村里在外面工作的好友通过微信进行了沟通，拟定了上万字的《左云猪儿洼村振兴乡村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剧目方案报告》，分送到县有关部门和文化团体。征得同意后，大家便分头行动，约定村里早年的文艺骨干回村碰面，开展活动，排演节目。经过多方努力，在有关部门和团体的大力支持下，2017年8月，猪儿洼村文艺宣传队正式恢复，新老文艺骨干竞相登场，展示自己的才艺。紧接着，张家场乡猪儿洼村首届文化节在村里隆重开幕，参加文艺演出的人员，全都是来自村里的文艺骨干，有古稀之年的老人，还有十几岁的小朋友。许毅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上台，演出了振奋人心的合唱《咱当兵的人》。一时间，沉寂的乡村再现了往日红火热闹

的氛围，还有不少周围村庄及县城的居民闻讯而来。最近，许毅又开始着手筹办第五届乡村文化节。

与此同时，许毅开始了文学创作，还从零开始，学起了难度较大的格律诗。他每写一篇都要虚心向文友请教，反复修改，很快就接连发表了30多篇个人习作，被大同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他还申请了个人公众号，编发自己的习作和文友战友的习作，不少文章阅读量超万次。

许毅的微信名为“德毅双馨”，其寓意十分明显，做一个有道德有毅力的人，以此来鞭策激励自己。

好一个“咱当兵的人”，好一个“德毅双馨”。值此建军节到来之际，我向我的文友兼微信好友许毅道一声“你好”，我也向为了共和国的和平安宁繁荣发展作出贡献的当兵人和曾经当过兵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 一池荷色净心尘

张锦凯

进入盛夏,夏花绚烂,而荷花就是那最令人心醉的一枝。

听朋友说郊外有一处极为养眼的荷塘,景观甚是美,这就激起了我赏荷的冲动。夏日的荷塘,微风送来缕缕清香,荷花在随风摇曳的荷叶间亭亭玉立。一枝荷,绽放出倾城的美,入了心,刹那就是永恒。灼灼其华,撩拨我心,忆荷从来岁月香;回忆起我的家乡,回忆起家乡的荷花,回忆起儿时与小伙伴们在荷塘边的快乐童年,还有那几句朗朗上口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心有余香。

家乡溪河纵横,滋润着广袤的大地。童年的记忆里,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有小池塘,每个池塘里不仅有鱼,而且有荷花。夏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碧绿的荷叶像翠玉一般温厚,衬托着粉红色的荷花,呈现出盎然的生机,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站在池塘边,清风拂面,荷香弥漫,令人神清气爽。突遇一场夏雨,雨打荷叶,雨珠在叶面上活蹦乱跳,好像是晶莹剔透的珍珠。“珍珠”被雨点击散,又重新聚合。雨水聚多了,就成了水银般的一窝,阔大的荷叶无法承受它的重量,“一窝水银”便泻入池中,恰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所写:“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泻清波。”

小学时,我在课堂上饱含感情地朗读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心却早已飘到了自家的荷塘,许许多多五彩斑斓的天真趣事让人津津乐道。

中学时代,学了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就是荷,对“与荷为邻”的我来说,这是知道的。只是在那段过去的纯真时光里还从未认识到荷的品格有这么高洁。

随着阅历的增长,知道万物可以抒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荷花象征着纯洁与高雅,它的清静不在于身,而在于心。荷花,以独有的品格和气质,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如盖的荷叶,紧贴水面却不从随波逐流;粉红的荷花,亭亭玉立,低眉颌首却从不弯腰。柔弱里带着刚直,风度高雅,秀丽端庄,这就是荷花之美:洁而不俗,娇而不浮,丽而不艳。

离开了乡村,置身于都市,只渴望有一缕淡淡的清香,带我回到故乡的那片荷塘。荷叶田田,远望是平视,近看是俯视,但我依然觉得,我们是在仰望,因为荷花从来都盛开在我们的景仰之上。席慕蓉说:“不能像佛陀般静坐于莲花之上,我是凡人,我的生命就是这滚滚红尘,这人世的一切我都希求,快乐啊忧伤啊,是我的担子我都想承受……”只是,无论得意还是失意,贫穷还是富有,是鸿儒还是白丁,都不能阻止我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荷花一样给世界一份清风雅韵,从始而终都出淤泥而不染。

夏日品荷,整个身心都会被它浸染,淡看浮华,一池荷色净心尘。

## 夏雨(二首)

林鱼儿

一  
细雨绵绵帘密帘，  
柔丝软缕自天传。  
轻绡未绣凌霄锦，  
织女粗心落下凡。

二  
清晨雨后现红霞，  
紫燕穿窗落我家。  
垂手恭求云里客，  
请将问候付天涯。

## 牵挂

熊燕

“燕儿,到小区门口来帮我搬东西。”清晨六点半,手机铃声响起,是老妈打来的,我瞬间惊醒。

“是外婆来了吗?”儿子也醒了,欢呼着起床,迫不及待地跟着我下楼。

小区门口,老妈站在大包小包间,笑咪咪张望。看到我和儿子,欢喜地对我说:“你小叔要出远门,正好路过这里,我就坐他的车来了。”

“小叔呢?”  
“走了,他赶时间。”我望着地上七八个大袋子,担心地问:“您不会是自己搬上车的吧?”老妈做了心脏手术,医生嘱咐她不能提重物。  
“是你小叔帮我搬到车上的。”  
“下次来别带东西,累着了可不好。”老妈笑笑说:“好。”老妈每次都这样,答应得好好的,

可隔不了多久,她又大包小包,单枪匹马地来了。

窗外的阳光洒进来,橙色的光芒照在阳台的摇椅上,闪烁在老妈新染的黑发间,一种欢快祥和的气息在空气间流淌。

老妈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不晕车,我想什么时候来看你就能来看你。”

像往常一样,老妈吃了午饭就回去了,每次来去匆匆。老妈心疼我的忙碌,她总觉得她的到来,耽搁了我的工作,不管她多喜欢我的陪伴,她都克制着,总说:“见见你,说说话,知道你好,就行了。”

不管我怎么挽留,老妈还是挥挥手走了,空气中弥漫着她爽朗的笑声和欢快的气息,我倒也不伤感,因为我知道,过不了多久,老妈又会带着大包小包,踏着串串笑声而来……

# 臭苋菜秆子

姚维儒

1981年8月26日，汪曾祺在给弟妹的信里预告了即将回乡的消息:“我的孩子汪朗随大姐到高邮,听说你们盛情款待了他一番,他回来后还一直道谢感谢和炮虾。我如果回来,请不要对我如此,给我准备一点臭苋菜秆子吧。当然这是说了玩的,没有臭苋菜秆子也行。”想不到臭苋菜秆子竟成了汪曾祺的乡愁之物。在外漂泊几十年,还记住这么个平民食肴,可见儿时的味蕾记忆深深刻在他的心灵深处。

一个多月后，60岁的汪曾祺搭上了在南京中转的火车，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高邮。后来我还特意问了汪曾祺的妹妹汪丽纹，汪曾祺那次回乡吃了臭苋菜秆子没有。她说:“那个季节已没有苋菜秆子，那次回来在家吃了醉虾、大闸蟹、煮干丝还有些小吃，他每次在家吃，菜的样数不要多，一家子边吃边聊很开心。”

那时候我家后院有一大片空地，一年四季都会种些蔬菜，省了不少买菜钱。苋菜是夏天里很美的风物，那一抹胭脂红，浓烈又恬淡。把苋菜秆儿撒在地里，不出七天就发芽了。初生的苋菜苗点缀在地天上，叶片嫩红水灵，像雨后落了一地的桃花。若阳光

充足，雨水丰沛，这些苋菜很快就蹿高了，紫红色的叶片大而肥美，在晨光熹微中舒展腰肢，甚是好看。

端午节气一到，就是苋菜的季节了，烈火烹油，带着香的苋菜丢进油锅里，一阵滋滋啪啪的声儿，好不热闹，带着心满意足的烟火气。紫色的菜，紫红的汤汁，像胭脂，又比胭脂浓烈，染红了藏在菜里的蒜粒。我们小时候，吃饭时喜欢夹几筷子红苋菜放在白米饭上，白米饭瞬间变成了一碗颜色红彤彤的米饭。

苋菜生长比较快，也长得欢。开始都掐头吃，头茬二茬当然鲜嫩，再往后就显老了，掐下来的苋菜必须反复搓洗，搓出细细的泡沫来，洗过苋菜的水都带着淡淡的胭脂色。苋菜几乎会陪着我们度过一个夏天，立秋以后，若错过采收或者故意留在地里任其长秆可以长到一米多高，当苋菜秆长到大拇指那般粗壮的时候，就可以从地里收割了。

苋菜秆拔起后被母亲整齐切成一寸长的段，在冷水里浸泡一天，再用凉开水冲洗一遍就可以沥干了。然后加盐拌匀再放置一夜,翌日早晨沥干水分后放入小坛中。小坛事先必须里里外外

洗干净,用开水烫一下再擦干。然后将拌好的苋菜秆层层叠叠地装入坛中,再放冷却后的开水和食盐将其淹没,最后盖严坛口并用芝麻细绳捆扎紧实。关键的一点不能有生水进去。1个月以后即大功告成。苋菜汁是用新鲜苋菜梗经发酵腌制后所泡制出的卤汁,发酵腌制的时间越长卤水的质量越好。

汪曾祺在《北京的秋花》里说道:“凤仙花茎可长得很粗,湖南人或以入臭坛腌渍,以佐粥,味似臭苋菜秆。”我家就曾用凤仙花的茎入臭坛腌渍,吃起来与臭苋菜秆大而不差,在品味上似乎要次于苋菜秆子，唧唧味，但下饭呢。我吃臭苋菜秆子最多的时候是在下放的农村。我们知青懒得种菜，有时候就靠社员的“施舍”，有时候干脆捧着饭碗到社员家串门，吃得最多的就是臭苋菜秆子和臭豆腐，那时的大米饭也好吃，搭点臭苋菜秆子三下两口一碗饭就扒拉下去了。

我读张爱玲，知道她十分喜欢苋菜，她在上海时随母亲到街对面舅舅家，手上端着一碗苋菜，她叙述:“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

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

生臭熟香的食物很多，清代范宣在《越谚》中也有“苋菜梗”一条，声称霉苋菜梗“腌之气臭味佳，最下饭”。徽州的“臭鳊鱼”闻起来虽臭，吃起来却非常香。湖南的臭豆腐亦如此，绍兴有句话就自夸“尝过绍兴臭豆腐,三日不知肉滋味”。

我小时候还听母亲讲过一个皇帝与臭苋菜秆子的故事。相传当年朱元璋征战巴蜀，行军途中宿营白涂河边，饥肠辘轳之时，村中老乡将水泡锅巴饭、一碗臭苋菜秆呈给军帐中的朱元璋，一碗饭，一碗臭苋菜秆，朱元璋一扫而净，千恩万谢后随口而出:“闻臭食香美味藏军帐，征战巴蜀尝人间绝味。”

苋菜是里下河地区房前院后常见的一种寻常菜，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荤腥吃多了，唯有家乡的臭苋菜秆下饭爽口，不管你走多远，这道闻臭食香的苋菜秆绝对能使你的胃口大开。怪不得美食家汪曾祺在外漂泊几十年还惦记着家乡的这道美食。

极为平常的臭苋菜秆子，似乎与文人和文化扯上边就变得斯文起来。